

欽  
定  
全  
唐  
文

欽定全唐文卷四百四十五目錄

邵真

義井記

易州抱陽山定惠寺新造文殊師利菩薩記

盧杞

唐太原府司錄先府君墓誌銘

并序

張光晟

請誅回紇表

王行先

爲李尚書謝恩表

爲王大夫奏元誼防秋表

爲趙侍郎論兵表

張增

段府君神道碑銘

樊珣

春雷賦

絳巖湖記

張式

燕昭王築黃金臺賦

大唐故銀青光祿大夫彭王傅上柱國會稽郡開

國公贈太子少師東海徐公神道碑銘

彭偃

刪汰僧道議

盧景亮

初日照露盤賦

欽定全唐文卷四百四十五

邵真

真爲成德軍李寶臣書記寶臣子惟岳倚田悅拒命真切諫不從兵敗召真議歸順悅遣使來責惟岳懼斬真以謝王武俊表其忠贈戶部尚書

義井記

義以發衷形外昭施物也井以下汲上導彰濟人也河間公鑿井於城垣之次陽門通莊之右偏署曰義正哉導之深源經以善利庇彼遠宇達於交衢鐵其瓶以永不羸石

其糝以給無泥飛輪周散泄竇前注淬而平之隨用不私  
主發生以流潤當赫曦以伏炎在搖落而激清抵凝沍而  
不閉環四序以一其惠俾憧憧者知飲濯所嚮焉蔑燠暘  
之虞濟煩乏之艱昏惛者得以淘盪瘵痼者由之蠲愈滌  
汰氛全沃洒蒸灼澹然不改與地配久化囂闐爲閒敞隣  
梵宮以清淨修廊對開連樓鬱峙嘯真侶以宴息連嘉客  
以盟漱指心而授應日而就彼豐福吉祿繁榮重慶欲不  
萃於河間之門得乎故北寺司刑上卿也南臺專席中丞  
也戎府佐政司馬也參貳外閫顯榮當朝騫騫青冥前視

萬里是鑿井爲濟川之漸斲輪爲秉軸之兆可轉盼而待  
矣公才蔚量碩質貞氣淳名膺王官心拂塵累制物以經  
遠恤人以遂成迴俸節財歲事彰義將獻祉于大君貢休  
于元戎歸壽于高堂三事體太公之宏誓乃戒司翰者書  
實刊記揭于井外時大厯六祀春季月記

易州抱陽山定惠寺新造文殊師利菩薩記

恒北山之鎮也易朔門之衝也山形東下萬嶺相屬得抱  
陽之一峯岌然孤標對引雙翼前面豁向陽光抱中故以  
抱陽名山山有定惠寺建于隋開皇成于今大厯左有精

舍上有寶坊憑巖架壑崛起堂殿甃石爲趾飛空構梁迴廊盤蹬層閣鬱峙陽崖森竦以木秀陰壁沮洳以泉灑可以資蔭庥可以備飲濯朝日上海千巖下平晴雲捲霄百里前盡萬靈之所孕育衆聖之所栖憩賓延真至驅伏魔恠登輦俗於覺路化空山爲金界羌難得而畢載也皇帝御天下之十三年至化汪濊被於無垠紹興像法荷護釋種我成德節度使太子太傅尚書左僕射兼御史大夫隴西郡王李公寶臣光膺朝寄主東之諸侯保和師旅康靖方夏民旣咸理法亦隨建遺功墜跡悉命修復有若新羅



真子曰談藏浮海而至止於山間迴向懇到發其誕願乃  
於寺內建文殊師利菩薩堂焉又於堂內立我隴西王洎  
夫人邠國夫人谷氏真形於其次所以存相展敬荷恩昭  
報也規心匠智庀徒歲事徵工攻木陶甌窮妙凝鑠人隨  
悅來事與念就乃畢土木乃備丹素綵錯翬飛霞張電烓  
儼八部以營衛列四天以護持如登化城窈入空境作禮  
端肅則文殊垂教之跡可歸也潔誠趨奉則隴西護法之  
恩可報也夫大雄現世乘化演教陰濟羣動泯而歸無大  
賢佐世康物毗政協宣元氣退而不有以性相示不以文

字成元純冥符其理宗一則歸向者不必入毗耶之會方  
受真如之旨虔敬者不必趨丞相之府方承文告之令心  
念目覩隨而應祉於此堂也息真子之心迴是顯績樹爲  
介福固我皇極不騫不崩登我明祚如岡如陵俾我隴西  
公位尊而壽功業長久俾我邠國旣熾而昌福履穰穰輔  
公朝以作鎮配茲山以等固宜之哉真實掌中軍之記敢  
拜嘉命書于貞石時大厯甲寅歲孟冬旣望

盧杞

杞大厯中官大理評事

唐太原府司錄先府君墓誌銘

并序

府君盧姓其先姜氏范陽人焉十代祖後魏司徒敬侯尚  
之之允鹽山縣尉知誨之子諱濤字混成年十九明經擢  
第常調補安德縣尉佐幕遷左監門錄事參軍轉西華縣  
令太原府司錄咸以抱德經物不言而治示清白而觀國  
蘊仁孝以克家况學富文高禮崇身儉穆穆棣棣夫何言  
哉嗚呼昊天罔極灾我于藥棘皇天不弔殃余乎蓼荼天  
寶十二年癸巳九月遇疾精誠無感禱祠不降冬十月彌  
留大漸五日棄背于官舍春秋五十有三長子楹不幸短

命無祿而終哀哉次子杞前大理評事栢前杭州餘杭尉  
札前潤州丹陽尉檣構等不天在疚泣血存禮其年十一  
月十八日安厝於河南縣萬安山之陽夫人滎陽鄭氏易  
州司馬瞠之女也至若螽斯之德鵲鳩之仁爲三族九姻  
之靈龜明鏡矣及先君違世繫夫人拊鞠教導訓誘克遂  
成立享年六十有三大厯十年乙卯二月三十日傾背于  
壽陽鶴邱縣安定里之私第杞等殃罰罪苦號叩崩裂無  
顧無復何怙何恃明年丙辰十一月乙卯十六日庚午歸  
塋于本塋合祔從周制也欽若祖德詒厥孫謀恭惟懿範

罔敢墜地於戲撰德行存圖史誠孝子之節著誌銘幽礎  
銜酷何申係曰

於穆列考猗那文母道光邦國德振今古思皇多祐維清  
緝熙休有烈光子孫其保之嗚呼蒼天白日昭昭青松嫺  
嫺冥兮窅窅堂閑兮切孤藐

張光晟

光晟京兆藍屋人起於行間有舊恩於王思禮思禮爲河  
東節度使擢爲兵馬使建中元年拜右金吾將軍改太僕  
卿朱泚僭逆汙僞命爲節度使兼宰相泚敗伏誅

請誅回紇表

迴紇本人非多比助其彊者羣胡耳今聞其國方亂頓莫  
賀新立未得眾移地健有孽子及宰相梅錄各將數千人  
方相圖未服且兵非利不往人非財不聚虜無財利一亂  
不可定夫撫弱攻昧取亂侮亡者聖人之道陛下不以此  
時乘之而復歸其人奉其弊此真所謂借寇兵而資盜糧  
者也請盡殺之

王行先

行先肅宗時人

爲李尚書謝恩表

臣某言監軍副使迴伏奉敕書手詔宣慰臣及將士黎庶等并賜幕府大將已下改官告身二百八十七通聖澤鴻私發揚寓縣榮光喜氣充溢轅門臣某中謝伏惟皇帝陛下配天立極撫運乘時酌萬姓而爲心法四時之行信汗馬之勞必錄鳴雞之用不遺實均雨露之澤曲播乾坤之造頃以戎臣殞喪軍國憂惶將校叶心佐寮奉職皆能獎忠守義俟命於天致使州縣底寧風塵不驚此乃臣子常分國家舊規守而勿失幸免獲戾豈意聖謨廣運睿渥旁

金史卷之三  
卷四十四  
流特令甄敘寵授官命勗以忠貞之効優其爵秩之榮光  
啟朝端昭宣海內凡是含識孰不知恩其來希皓等二百  
餘人無不感極成悲銘心殞涕不勝荷戴之至

爲王大夫奏元誼防秋表

臣某言洛州元誼等防秋將士以今日盡發上道訖氛  
沴清廓藩維底寧臣某中謝伏惟皇帝陛下元德升聞鴻  
猷允洽致生靈於富壽均覆載於乾坤舞兩階之干而苗  
氏有格收三面之網而庶類知歸頃者元誼等竊據城池  
載經寒暑陷危疑之死地抵逗撓之刑章追業逋誅視陰



假息臣統茲卒乘臨問郊垆不能執桴鼓於行間盡敵而反擁旌旗於閫外胡顏自安每貽宵旰之憂實負春秋之責伏以陛下好生宥過軫悼發哀許其悛心納其請命俾遵向闕之路使足勤王之師妖星見日而自銷喜氣乘春而乃發凡在率土孰不歡心況臣所部實增忭躍臣恨以職拘戎旅不獲稱賀闕庭無任悚戀屏營之至

爲趙侍郎論兵表

臣某言臣聞慰

疑

理之代不無逆節軒轅用師於中冀唐

堯出征於丹浦啟戰有扈文王伐崇以至聖除至兇至順

除至逆或小戰而勝或因壘而降誠審於用兵得其道也  
伏見承嗣旅拒倏已再歲靈曜跋扈今又踰時天兵四合  
竟未殲殄得非千慮一失未盡制敵之方乎臣常終夜不  
寢詳推其故不敢膚引遠古安危之體請以天寶至德以  
來成敗言之夫以祿山陰深姦矯真巨猾也兇詐逆謀之  
計亦無元海石勒之流當其發幽燕陷洛陽涉崤函傾秦  
雍當國家理平之運忘戰日深初命將出師若封常清高  
仙芝哥舒翰程千里遇寇必敗奔北相望此則未究敵情  
小之而不設備以至於是先聖悟既往之失苦心焦思

發號靈武觀兵鳳翔良將勁卒風馳景附勇者爲之用智者効其謀命陛下爲元帥以儲貳之重威四遠俾子儀爲副以節制之任鎮九軍卒能恢復咸洛削平寓縣此先聖之雄畧陛下之有憾也疑其後相城之役陛下不行衆無適從竟以潰奔洎思明繼逆毒甚祿山狡算猖狂抑又有次光弼守河陽以挫其勢朝恩鎮陝服以制其侵陵竟未能覆其巢穴屬陛下紹興皇極又命元子爲帥俾懷恩爲副以討之復能梟夷巨逆底定東夏始自先聖與二兇相持無帥則無功有帥則有克士庶之所深知今河北河南

更唱迭和然其用兵暴急與曩者二兇懸殊非惟才之不逮抑亦事之有異祿山思明之卒死而無退今承嗣靈曜之衆豈有是耶祿山思明之馬旣多而且逸今承嗣靈曜之騎豈可方耶祿山思明橫行而無懼今承嗣靈曜深居而入保臣竊料其非不欲也蓋違天道失人心歸之退而自固其滅亡之兆了然可知幸北有寶臣朱滔與承昭合勢西有忠臣李勉與馬燧連衡惟正已小有逗遛未肯戮力此正當陛下命帥專征之日豈可持疑而不斷哉儻陛下採臣愚計時有臨遣忠淳者必叶心競進攜貳者必遷

善來同未踰旬時當有成績如或務於含垢偷以過時不  
立元帥寄之諸將乘吐蕃寇盜回紇毆侵人心動搖賊勢  
滋蔓事宜一失無可柰何則吐蕃回紇四支之病承嗣靈  
曜腹心之病四支不理未足爲憂腹心或病此則爲患若  
內外受敵膏肓已成雖逢和扁針藥無及又聞二賊奏請  
言詞不恒河北則數云請降河南則云今已翻賊豈遷延  
晷刻以候西陲有虞伏惟與公卿大夫審圖利害在於神  
速不可遲回昔諸葛亮聞孫權破曹休軍因上疏蜀主云  
羣疑滿腹眾難塞胷今歲不征明年不戰使孫權坐而併

有江東蜀主深感其言終以覺寤臣忝六官之貳待罪朝  
行內慙塵忝無補毫髮近者抵冒輒上封章已歷兩旬未  
蒙召見伏以君臣之際家國共同君安臣榮國危家敗此  
臣所以竟夕不寢復敢再陳其愚伏願省臣前意覽臣此  
疏天下幸甚天下幸甚無任惶懼之至

張增

增  
大厯十四年檢校尚書刑部員外郎兼鳳翔少尹侍御  
史

段府君神道碑銘

巨唐大厯己未歲春正月段府君之子四鎮北庭涇原鄭  
穎等州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御史大夫張掖郡王曰秀  
實追琢貞石光昭先考展孝思旌休烈也夫流濬者其源  
長德充者其後大更八姓而不膺五福府君其人焉君諱  
行琛字行琛宗周柱史垂其裔前漢都尉昌其業大尉之  
威懷戎落驃騎之光啟冀方四燕兩魏高位碩德扶疎於  
史牒者向二百人以至高門平原忠武王孝先弼亮北齊  
奄荒東夏恢武經而抗衡西帝揆文教而師尹南宮曾祖  
德濬初罹否運播遷隴坻度地肯堂鬱爲望姓在周辟奉

金史卷一百一十三  
朝請入隋值文林館靖恭厥位獲沒先朝大父操握機未  
發早齡卽世考達從調夏官藝極龍豹致果爲毅職統熊  
羆皆保家之良主府君生知六行之美學究三經之奧旣  
齒鄉賦高標甲科簡修獨耀於錦衣從事仍屈於黃綬學  
有著位我實當之郡有子弟我實誨之自隴及岐鼎新儒  
行雖東里子產西蜀文翁誠存物應蓋未之比厥有成績  
聞於家邦厭名位而知止賁邱園而用晦我國家雖右斷  
匈奴之臂時修大刑於絕漠之表旁求百夫之特永清萬  
里之外府君顧謂子張掖王曰爾居能服勤性成惟孝出



珣貞元時人

春雷賦

以符珍紀元天地作解爲韻

惟聖作乂先天授人惟天輔德啟聖無親故我皇齊七政  
協三辰化孚大麓道暢經綸是以慶集天寶祥開地珍法  
威刑於震耀效生植於陽春鴻名旣增睿厯伊始當渙汗  
之初發聽春雷之肇起將克宣陽罔忒時紀導達萬萌震  
驚百里南山望遠乘雨氣而方來長門聽深象車聲而未  
已若降在下如飛在天鬱重電而虺虺殷高棟以闐闐作  
解羣物揚靈上元啟春和於蟄戶兆農慶於豐年若乃勢

猛陵空聲雄出地形未遷而必肅政不戒而潛至渾渾其  
象含四氣於一朝號號其威警于官於庶位及夫薈蔚云  
卷煙埃稍廓餘雲旣稀厲響不作攄殘怒於平野轉輕音  
於峻閣來雖莫制必先戒而後臻去則何言知勸善而懲  
惡是故知聖人御氣立極居貞體元災穰不令祉降攸繁  
豈與夫震廟爲凶方知展氏之慝雹災莫禦乃訊申豐之  
言則有抱影窮居在陰向隅雖倚楹而有得終棄室以思  
濡進道則望深知已觀光而業謝冥符感雲雷之布澤思

自達於通衢

脫解字  
一韻

絳巖湖記

句容西南三十三里曰赤山天寶中改爲絳巖山以文變質也山外周流厥有湖塘舊址考於前志則曰吳人創之梁人通之矣洎金火有變積爲習坎灌莽之所我唐麟德歲邑宰楊嘉延亦纂前服利農爲名雖迹於傳聞而事斯茫昧楊氏之後今餘百年實滋菰蒲莫植粳稻剝極則賁候能而伸大厯十二祀縣大夫兼大理司直太原王公所能蘇罷人且易弊俗臨湖而歎以欲從人吟使臣之清風酌良牧之高課將圖永逸匪顧暫勞因察其地形訪以輿

誦謀始作則庀徒撰工月在休農雲其荷鋪周匝百頃蓄  
爲湖塘置兩斗門用以爲節旱暵則決而全注霖潦則潴  
而不流收功濟時道甚明遠開田萬頃贍戶九鄉洎成奧  
區頗無凶歲魚稻之盛公實爲之昔叔敖芍陂能張楚國  
史起漳水竟富魏邦秦稱鄭白漢歌召杜皆謂是也每商  
羊罷舞龍見而雩比屋有憂於銷鑠連阡莫覩於耘耨我  
則黛波齋淪白鳥飛滅下洞庭之鳬雁泳中流之鱸鮓橫  
塘之右構爲新亭芬其芰荷樹以杞柳楊楚江嶺憧憧是  
途行李實獲於蔭庥詠歌或藉於觀覽懿乎哉君子之用

心也孰愈崇其島榭侈以林堂此而莫文翰墨奚述大厯  
十二年十月三日記

張式

式南陽人大厯中進士官殿中侍御史內供奉遷左司員  
外郎戶部郎中貞元十五年爲河南少尹飛騎尉

燕昭王築黃金臺賦

燕昭以齊魏黷武楚趙專征地僻援寡城孤勢輕體未遑  
於安席心每寄於懸旌外矜嚴以示懼中慷慨而不平欲  
羅天下之彥總海內之英爰築臺於國以尊隗爲名知夫

喬林之木可選他山之石可轉將在物之非珍謂求賢之不顯苟白駒之可繫信黃金之可賤且設而爲已則以奢設以爲人則爲善岌然旣就赫矣斯存象徘徊於前殿色晃朗於朝暉人所貴惟金我以爲土時以士爲賤我以爲尊誠列辟之未制掩前經之所論昔銅雀創於鄴都陽臺起於荆國聳高麗之殊觀備珍奇而盡飾徒竭用而殫人自矜豪而逞力洎夫遺情總帳徒愴淫心結夢巫山空資穢德豈同夫慮成經始所寶惟賢初假物以求士終得魚而忘筌不然者烏將棲於茂樹魚自躍於深淵臣亦效誠

於大國人遠誰仕於弱燕所謂興亡必繫於賢哲勝負寧  
由於眾寡庶斯焉而取斯誠大者而遠者及夫劇辛不召  
而至樂毅無媒而萃咸委質而納忠願長途而騁驥然則  
賢爲強國之器臺實招賢之餌空悲霸業之雄不覩濫觴  
之自異乎哉歷萬古而共觀信諸侯之一致後之士寧無  
郭隗之才後之君但守燕昭之位是以千乘雖貴一士雖  
微必禮之而後爲用必求之而後能歸不可誘之以利不  
可劫之以威因酌古之遺意惜臺平而事非

大唐故銀青光祿大夫彭王傳上柱國會稽郡開

國公贈太子少師東海徐公神道碑銘

惟天陰隲下土恢宏相導降聖啟運生賢佑時猶三光五行晷度盈缺之無僣候也當元宗開元之後景化昭融選建明德大旌文學肅宗嗣位首革艱運方用大刑盪穢

闕二

字

則武功戡難議獄緩死

闕一字

代宗

闕三字

今上纂丕圖參

任二柄以康億兆會稽公歷奉四后周旋五紀各因其會

振耀長才有潤色皇猷之詞匪躬納諫之直有銓綜九流

之鑒威懷九德之重故外統

闕二字

內亞冢卿開國承家分

茅胙土所不至者未昇鼎司儒流展用亦已厚矣公姓徐



氏諱浩字季海東海郟人隋杭州錢塘縣令澄之元孫皇

朝逸人闕一字敬之曾孫兗州九龍縣尉贈吏部侍郎師道

之孫銀青光祿大夫洛州刺史贈左散騎常侍嶠之之子

稟命于天稟訓于先稟氣于山川國器斯全輔之沆研無

得而闕一字鬱為通賢年十五究經術首科昇第始擢汝州

魯山主簿闕三字卑時論稱之無何詔徵俾闕二賢院大學

士燕國公說文之滄溟間代宗師嘗覽公應制喜雨賦及

五色鴿賦兼和製等詩曰後進之英今知所在賞歎不足

字闕一為上聞賜帛出於中禁依聲播於樂府無翼而飛遽

欽定全唐文卷四百四十五張式

闕六 實愛其才申其用始終以之進太子校書集賢殿待

詔改鞏縣尉尋拜右拾遺張守珪之節制幽薊恩冠諸侯

欽承威名特以幕僚陳乞優遂其請授監察御史闕一常

侍府君憂服除補京兆府司闕一參軍闕二茶蓼毀濱於

滅無復宦情既闕一逾年勉從親故之諭起就常調授河

南府司錄轉河陽令先是有曖昧疑獄繫囚六十人公下

車鏡照一立塵洗猶闕一雷啟闕五闔境字熙熙如也

桐鄉遺愛碑頌闕二改太子闕一議郎東土畱守王闕一

辟從其事有河清俚人偽作符命埋深谿而表異滋拱木

以徵年然後假獻歲之辰矯元元之誥審言

闕八字

以得之

益雷同之口矣且云祚聖難以

闕四字

既說於聽聞史筆方

裁於簡冊公明徵篆隸立辯非訛正大謬於已然折羣言

於獨是既而致詰悉驗其姦遷金部員外郎轉都官郎中

充嶺南

闕八字

求成俗事多詐濫吏

闕四字

公

闕二字

潔

闕四字

憎

枉信義必行於夷獠廉平可動於鬼神五嶺百越頌聲四

合同諸方面請建旌德碑都督張九皋爲之飛章朝議以

爲主聖臣忠

闕一字

建聖德頌人到于今歌之轉刑部郎兼

司農少

闕三字

兵部尚

闕五字

幽陵始禍寓縣興師公以官在

職司志當靜亂馳驛詣闕陳謨納忠度向背於兵鋒算隄

防於地理慮先物表機變日

闕一字

天子奇之方超大任奸

臣忌害

闕四字

除

闕一字

州刺史建旆卽路皇情迺寤念翦桐

之立信謂剖竹之非輕乃加本州防禦使錫金印紫綬及

京師失守翠輦西巡成都築受養之宮靈武奉繼

闕一字

之

制傳召公詣行在所拜中書舍人集賢殿學士時鑾輿未

復鶴詔急宣尤資倚馬之能多類奮鞭之速公虔恭法

闕一字

咫尺天顏握管風生落牋泉灑皆如響答特邁詞鋒上

奇其才謂

闕一字

幽贊以本官兼尚書右丞封會稽縣開國

男喪亂既平皇極反正輔宣天子之孝奉揚君父之慈元

宗降孝感光天之詔肅宗獻至道

闕二字

之

闕一啟沃兩宮

之

闕三字

三接之恩獨以雄文

闕四字

前代文

闕一字

之盛孰可

儔其類歟當時以陷賊衣冠正名同惡百辟會議三司定

刑其徒三千將寘重典公上引大易三驅之

闕一字

雅誥惟

輕之義近徵侯君集反於輦轂太宗唯罪四人越王

闕四字

狄仁傑議誅元惡而言國章有素故事斯在詞簡理要端

如貫珠百寮傾聽無復異論廷諍三進竟獲減論李輔國

憑寵恃勲台臣側目有命將授左散騎常侍

闕四字

公敷陳

曰敗由官邪名不可假登

闕一字

珂鳴之地侍從顧問之間

授非其人期不奉制有命改授大詹事且曰將來命官若

此者皆許以聞然蹇諤之誠幸伸於一捷而浸潤之譖竟

中於多言因除國子祭酒遂貶廬州長史代宗踐祚公論

勃興乃

闕一字

復中書舍人加銀青光祿大夫集賢殿學士

副知院事尋遷工部侍郎楊沓微病久政荒歿於南海馮

崇道陰奸伺隙盜據新息以爲杖節

闕一字

綏非公莫可拜

嶺南道節度觀察等使兼御史大夫公折簡飛書先明大

信順流鼓棹以示不疑見書者皆曰此選補徐郎中之名

也父母至矣復何所求既而傾巖洞以請命闕一戈鋌而

頓顙窮南極東人迹罕通習習祥風蕩其闕二無闕三舉

闕七復闕一庶富而後教之會來年有吏部之拜復兼集

賢學士嘗領東都選務銓第舉科凡百其流拔奇者一人

而已比居宰輔闕二踰年即闕一相闕一齊公其人焉洞

鑒深識皆此類也闕一不闕一德瑕不掩瑜闕一執法者

所繩又黜朗州別駕皇上登寶位徵拜彭王傳加會稽郡

開國公食邑二千戶觀風儀之可法惜春秋之已暮尊德

尚齒方欲以論道之位處之其明年薨於長安永寧里之

私第享齡八十告第加等贈太子少師終焉公禮義之興

中和所蘊智周顯晦行茂家邦班固謂董仲舒公孫宏倪

寬以儒術通世務

闕一字

三人似

闕一字

其

闕三字

度德以義復

何媿於前賢先府君擅書公嘗受筆法

闕二字

忘倦草隸兼

優開元天寶之間傾玉帛刻琬玉者一門二妙而已議無

優劣以王右軍父子擬焉始自登朝特爲中書令張曲江

所器忘年定契不復以禮秩關情故當代英選孰非交友

闕二字

彥異自我吹噓所以累登石渠再踐西掖入更臺省

出擁旌旄九遷而碩望彌高三黜而輕痕不汙賓賓本末



信中庸之君子歟公以建中三年四月二十五日薨以其

年十一月葬于東都偃師縣先塋之左

闕一字

洎貞元十五

年嗣子現罷宰王畿之新安璲爲東府法曹掾璫玫舉進

士未第伯仲之存者四人現嘗以家傳遺文俛敘其志曰

史牒藏諸冊府墓隧閔於幽局永惟世德尚隱松楸未奉

紀功行於金石留九

闕二字

百代朝建夕殞

闕二字

無恨國有

干戈之故家有死喪之戚懇願未就垂二十年辭將涕從

禮以情激則聖人所謂揚名於後代以顯父母者揚已之

美與揚親之美俱孝子也其

闕三字

顧

闕二字

寂之請

闕四字

之

効銘曰

東南有截強霸者越中蟠會稽旁浸海浙含風蘊玉浴日

孕月象合粹靈氣生才哲才哲伊何惟會稽公克

闕一字克

亮克孝克忠種蠡宏謀王謝高風實探其奧實

闕一字其蹤

一其會稽之德和柔且直朗邁溫重威儀抑抑乃辯姦詔羣

疑去惑載讞典刑刀鋸滅息內外更踐卑高稱職績著縑

緇愛留邦國

其二會稽之文代天爲言藻繪皇猷恢宏化

闕一字

字

舍和變

闕二字

澤伸寬邃劇淵塞疾如雷奔宣明日月贊

翊乾坤敷暢大號親親尊尊草隸兼善鍾張抗論一臺二

妙獨耀吾門

其三

會稽之武非謂暴虎建旆鞠旅往綏南土

南之兇殘民痛里殫盜邑乘城餘孽桓桓于以代起推誠

靜獻人謂投戈我唯揮翰翰墨所經人胥輯寧

其四

會稽之

終翰苑其空宸宸軫悼邦人輟春楷模遺草景行中庸大

雅道喪誰其發蒙成周之東天地之中邛洛向背終華會

通故塋新壟

關四字

勒石銘德悠悠不窮

其五

彭偃

偃大厯末爲都官員外郎朱泚之亂僞署中書舍人賊敗

李晟收斬之

刪汰僧道議

王者之政變人心爲上因人心次之不變不因循常守故者爲下故非有獨見之明不能行非常之事今陛下以惟新之政爲萬代法若不革舊風令歸正道者非也當今道士有名無實時俗鮮重亂政猶輕唯有僧尼頗爲穢雜自西方之教被于中國去聖日遠空門不行五濁比丘但行麤法爰自後漢至于陳隋僧之廢滅其亦數乎或至坑殺殆無遺餘前代帝王豈惡僧道之善如此之深耶蓋其亂人亦已甚矣且佛之立教清淨無爲若以色見卽是邪法

開示悟入唯有一門所以三乘之人比之外道況今出家者皆是無識下劣之流縱其戒行高潔在於王者已無用矣況是苟避征徭於殺盜淫穢無所不犯者乎今叔明之心甚善於臣恐其姦吏詆欺而去者未必非留者不必是無益於國不能息姦既不變人心亦不因人心強制力持難致遠耳臣聞天生烝人必將有職遊行浮食王制所禁故有才者受爵祿不肖者出租征此古之常道也今天下僧道不耕而食不織而衣廣作危言險語以惑愚者一僧衣食歲計約三萬有餘五丁所出不能致此舉一僧以計

天下其費可知陛下日旰憂勤將去人害此而不救奚其  
爲政臣伏請僧道未滿五十者每年輸絹四疋尼及女道  
士未滿五十者每年輸絹二疋其雜色役與百姓同有才  
智者令入仕請還俗爲平人者聽但令就役輸課爲僧何  
傷臣竊料其所出不下今之租賦三分之一然則陛下之  
國富矣蒼生之害除矣其年過五十者請皆免之夫子曰  
五十而知天命列子曰不斑白不知道人年五十嗜欲已  
衰縱不出家心已近道況戒律檢其情性哉臣以爲此令  
旣行僧道規避還俗者固已大半其年老精修者必盡爲

人師則道釋二教益重明矣

盧景亮

景亮字長晦幽州范陽人第進士宏詞授祕書郎遷右補闕德宗朝貶朗州司馬憲宗立由和州別駕召還再遷中書舍人卒贈禮部侍郎

初日照露盤賦

以雲表清露光  
浮金景爲韻

揭金盤而受露擢仙掌而凌雲當朝陽之出海屬寥廓之  
無氛霽色曠曠金輝晃晶光奕奕於九霄之際色昭昭於  
衆象之表大明旣照甘露方盈金景相映銀華自清高不

可攀駐王喬之羽駕仰不可視奔離朱之目精彼方丈之  
金闕洎天台之赤城或煒煌而景耀或煥赫而霞明出人  
寰之杳渺隔海嶠之崢嶸孰與我之爲異標景光於上京  
觀其龍從雙立峇嶺上驚輕靄不飛纖雲不度九成爛爛  
搖翠影於樓臺四野熒熒落浮光於草樹斯亦域中之殊  
觀豈惟作器而盛露且夫先王立晦獨觀太陽卷天宇之  
夜色引帝庭之曙光惟大君之攸俟仰羣后之所望其彩  
若電其形若月列缺雖伏常煒煒而不收蟾蜍已歸實亭  
亭而未沒日無私而見照盤旣遇而斯發請言露盤之始



也林巒掩映崖谷重深自蘊於石孰爲之金遭漢皇之雅  
尚會良治之幽尋忽範鎔而有作爰奉承之是任不然者  
在塗泥而委棄與瓦礫而湮沉安敢望微耀之輝映初陽  
之照臨金之爲質也光盤之爲體也靜從有感而出日諒  
無心而生景念志士之未偶因達人而後騁顧淺陋之凡  
才寧覬覦於天幸

欽定全唐文卷四百四十六目錄

新文豐出版社藏書

張莒

紫宸殿前櫻桃樹賦

放籠鷹賦

白鷹賦

陳誨

西掖瑞柳賦

唐洪州百丈山故懷海禪師塔銘

李融

對廬樹判

張濯

對給地過數判

唐寶應靈慶池神廟記

吳頌

代郭令公謝男尚公主表

史延

漢武帝齋官產靈芝賦

鄭轅

指佞草賦

黎幹

十詰十難

姜公輔

白雲照春海賦

對直言極諫策

董晉

冠冕制論

義陽王李公德政碑記

王紹

請禁私藏錢奏

欽定全唐文卷四百四十六

張莒

莒長山人大歷九年進士官侍御史內供奉遷吏部員外郎

紫宸殿前櫻桃樹賦

以日月所照榮華先發爲韻

殿紫宸兮足麗木朱櫻兮可嘉扶疎柔弱暈艷芬葩晚移  
陰於丹楹朝廷影於翠華美其固本宸居獻名清廟藹綠  
含彩攢紅吐耀晴暘斜映將藻井以相輝初月旁臨與壁  
璫而共照於是元律方變青陽始萌日近易暖天臨早榮

通條液潤附節茸生秦文信之著令漢稷嗣之從行莫不  
勤其時獻旌此嘉名將畫拱以斜界與金華而對明玉輦  
行低雲旗雜處迎華桂而搖露向朱明而清暑榮得其時  
摘得其所於芳也可尚取類也無匹淨拂璇題遠當溫室  
舊株昔移於漢圃密幹今逢於堯日及夫春宿微雨秋舍  
翠烟冬條雪染夏實珠駢垂一枝於萬葉託沃土以延年  
翫芳誠百花之首充薦乃眾果之先代帷房之錦帳奪首  
飾於金鈿濟濟多士鏘鏘拜闕拂露華以晨趨染花香而  
夕謁始凌寒而驚換纔及暖而前發自承恩於攀賞固無

憂於翦伐伴穠李以表年笑階蓂之記月

放籠鷹賦

以無育斯禽以明惡殺爲韻

貞元初敷文教於率土念畋遊之無度啟驚鳥幽繫之中  
示皇家不私之務將以致仁壽明好惡雕籠永閉念受紲  
之多虞金架爰辭俾凌風而得路由是縱逸翰於寥廓釋  
猛志於扃固當其海晏時清天高日明離習習之恩重視  
蒼蒼而體輕捨靈檻而方銳歷秋林而上征乍遂翻空出  
君門而不返遙憐厲吻過宮樹而猶驚泊夫邱彼幽閒順  
茲棲止用成端拱之化將盡好生之理足使去鞵上而無



疑顧人間而何以昔因殊顧幸食肉以見羈今降深衷忽  
雲翔而有始故得脫身聖代矯跡天衢方縱心於萬里詎  
斂翼於四隅山藪之思俄失背距之衛寧無然則播仁風  
於垓北乃順時以止殺戒逸氣於荒淫故無用於茲禽豈  
俟夫養育之勞旣久徘徊之懼彌深雖多士盈朝無聞諫  
獵故黔首在下盡得歡心則知信及纖微念茲棲宿庶羣  
情而知感期眾類之蒙福遂使擊搏之性將翔將翔乳哺  
之心旣生旣育是用保其鴻業建此深規惠澤爰臨整羽  
儀於戶牖微誠旣展遂鳥雀於藩籬信九霄之可託將一

舉而在斯

白鷹賦

於燦明德兮動休徵縈墨綬兮效素鷹朱草如之何所縈  
則止玉壺如之何所欽則承借如紫巖碧流烟深樹幽產  
鷹成羽自春徂秋含陰陽之淳粹任天地之剛柔懷好音  
與好質非成色而不求厭羽毛於原野戀主人而即留嗟  
乎含清履潔象君之節厲吻鈎銳澡毛玉截遷河陽之喬  
木一點清花映武城之瑤琴孤飛春雪昔王魯同勲賢哉  
二君或雉隨黃壤或鸞下青雲莫匪白鷹之爲最况復見

之與所聞良以出自幽谷遷於華屋霜飄上衣星流入目  
涅而不緇惟公象之比德於玉象公不欲匪我政表來儀  
者何致之由德玩物則那思君子以馴擾不避虞人之網  
羅蓋以少而取貴豈同乘雁之爲多

陳詡

詡一作翊字載物閩縣人大厯中進士貞元中官戶部郎中

知制誥

西掖瑞柳賦

以應時呈祥聖  
德昭感爲韻

柳美西掖瑞彰聖時感巡遊之未至失榮落於先期雨露

所均常比中園之鬱鬱宮闈暫閉若無春日之遲遲所以  
望車塵之行幸慰都人之怨思物或有憑神固難宰生植  
不易地而殊榮孤影忽同秋而異色豈上天之降鑒俾下  
民之是則於以激忠臣之心於以彰大君之德初斯柳之  
失常人未知其爲祥秦原之烟景明媚漢苑之草樹芬芳  
獨孤雕而槁瘁似永隔於風光無絮花之似雪意膏露之  
凝霜及夫天迴舊步未得其性千官捧日以輸忠萬騎從  
龍而翊聖彼衆芳之已歇我得秋而始盛豈固異於常材  
實願貞乎景命偉夫瑞發匪遙成天意之孔昭德惟可覽

結人心之幽感不然柳且無情曷枯而生其枯也當烟塵之晦其生也表氛沴之清與時不偶叶聖斯呈政或可持疾風始知夫草勁節無所立歲寒徒稱乎柏貞宜其俯鳳池而灑潤接雞樹以連榮儒有因物比興屬詞揣稱聞瑞柳於春宮遂揄揚於天應

唐洪州百丈山故懷海禪師塔銘

星躔斗次山形驚立桑門上首曰懷海禪師室於斯塔於斯付大法於斯其門弟子懼陵谷遷貿日時失紀託於儒者銘以表之西方教行于中國以彼之六度視我之五常

過惡遷善殊途同轍唯禪那一宗度越生死大智慧者方得之自雖足達于曹溪紀牒詳矣曹溪傳衡嶽觀音臺懷讓和上觀音傳江西道一和上

闕二字

詔諡爲大寂禪師大

寂傳大師中土相承凡九代矣大師太原王氏福州長樂縣人遠祖以永嘉喪亂徙于閩隅大師以大事因緣生於像季託孕而薰羶自去將誕而神異聿來成童而靈聖表識非夫宿植德本曷以臻此落髮於西山慧照和尚進具於衡山法朝律師旣而歎曰將滌妄源必遊法海豈惟心證亦假言詮遂詣廬江閱浮槎經藏不窺庭宇者積年旣

師大寂盡得心印言簡理精貌和神峻睹即生敬居常自  
卑善不近名故先師碑文獨晦其稱號行同於衆故門人  
力役必等其艱勞怨親兩忘故棄遺舊里賢愚一貫故普  
授來學常以三身無住萬行皆空邪正並捐源流齊泯用  
此教旨作人表式前佛所說斯爲頓門大寂之徒多諸龍  
象或名聞萬乘入依京輦或化洽一方各安郡國唯大師  
好耽幽隱棲止雲松遺名而德稱益高獨往而學徒彌盛  
其有徧探講肆厯抵禪關滯著未祛空有猶閤靡不緘藏  
萬里取決一言疑網雲張智刃冰斷由是齊魯燕代荆吳

聞蜀望影星奔聆聲颺至當其饑渴快得安隱超然懸解  
時有其人大師初居石門依大寂之塔次補師位重宣上  
法後以衆所歸集意在遐深百丈山碣立一隅人烟四絕  
將欲卜築必俟檀那伊補塞游暢甘貞請施家山願爲鄉  
導庵廬環遶供施彷彿積衆又踰於石門然以地靈境遠頗  
有終焉之志元和九年正月十七日證滅於禪床報齡六  
十六僧臘四十七以其年四月廿二日奉全身窆于西峰  
據婆娑論文用淨行婆羅門葬法遵遺旨也先時白光去  
室金錫鳴空靈溪方春而涸流杉燎竟夕以通照妙德潛



金史卷之三  
卷四十四  
感于何不有門人法正等嘗所稟奉皆得調柔遞相發揮  
不墜付屬他年紹續自當流布門人談敘永懷師恩光崇  
塔宇封土累石力竭心瘁門人神行梵雲結集微言纂成  
語本凡今學者不踐門闕奉以爲師法焉初閩越靈藹律  
師一川教宗三學歸仰嘗以佛性有無嚮風發問大師寓  
書以釋之今與語本並流于後學翊從事于江西府備嘗  
大師之法味故不讓衆多之託其文曰

梵雄設教有權有實未得頓門皆爲暗室祖師戾止方傳

祕密如彼重昏忽懸白日

其一

唯此大士宏紹正宗雖修妙

行不住真空無假方便豈俟磨礱恬然返本萬境圓通其二  
百千人眾盡祛病熱彼皆有得我實無說心本不生形同  
示滅此土灰燼他方水月其三法傳人代塔閉山原杉松日  
暗寺塔猶存藹藹學徒無非及門唯能覺照是報師恩其四  
元和十三年十月三日建

李融

融官直學士貞元中爲義成節度使

對廬樹判

商子行飲食失節生疾抑云廬氏井樹不修

先王作則以廣利制命以居人故官立井樹旅有施舍相  
彼廬氏實曰職司在故事之允修於從政乎何有旣而日  
暮途遠商子載馳轅端莫向馬首靡託旣傷行旅之感加  
之暴露之憂寒溫失時以干六物飲食不節是生百病且  
國生納幣咎在晉卿江氏失布盜由楚相玉毀於櫝罪有  
所在

張濯

濯上元中進士

對給地過數判

甲給地過數科所由曰更耕之田

八政交修桑農爲本六官致理富教居先將取地財之生  
成須辨夫家之沃瘠惟甲率是吏職行乎周禮我疆我理  
爰受授於三農如京如坻佇陳陳於九穀足使丁壯盡力  
汗萊合宜何斯有功輒欲加罪若也閭閻櫛比烟火星繁  
占天子之牛田廢將軍之馬埒則當惟辨布政求弊是圖  
況今邊鄙不聳流庸適至宜翦荆棘俾生稻梁勸農旣任  
其易耕給地何限於過數庶從行古未可非今

唐寶應靈慶池神廟記

天有五星辰居其一地有五材水爲之首旣作鹹以正味亦凝質而成鹽則橫目之人生齒之歲罔不資焉而後食矣鹽之爲用大矣哉寶應靈慶池者山海經所謂鹽販之澤也俗稱官號皆曰鹽池供華夏二十餘州宅黃河千里之曲北抱原勢南負山陰涵濡泓澄浸漬舄鹵外無寸草內絕纖鱗水或紫赤鹽皆潔白有自來矣頃大厯丁巳秋雨成災凡厥井疆漫爲塗潦今京東和糴使兼知河東租庸鹽鐵侍御史清河崔公陞時以監察權領是邦憂國卹人籲天有禱乃徵畚鍤集役徒修隄防導溪潤積溜鴻湧

白波如山西迤北滙散於沒闕監斯池町畦不沒廬室獲

全繫公是賴矣粵翌日亦既開霽紅鹽自生盈掬傾筐或

璽或栗形攢伏虎色澈丹砂靈貺休徵古未之有公乃獻

狀於戶部侍郎韓公滉韓公伏奏於代宗代宗俾諫議大

夫蔣鎮覆之則編於史冊薦於郊廟矣與夫白麟赤雁之

應野蠶魯穀之祥何以異乎冬十月詔賜池名曰寶應靈

慶兼置祠焉蓋國家祈豐財旌瑞貺也其明年因厥農隙

創茲神寢卜津涯六十里之半當安解二大邑之間挾陝

陝採橐橐工惟力競役若子來俄結構以時起儼塗塹而

斯畢然後審象設煥丹青睟容穆如甲士鼉屬則聰明正直之有憑也夫其洞戶南豁滄波淼然樹以修槐羅以香草則風涼會舞之有所也又來歲己未夏五月九日天子降中貴人以牲牢祀之制祝光臨衣冠列位秩齊四瀆禮視三公亦爲盛矣其後西自關輔東踰嶠澠南馳陝服北走絳臺馬屯雲車流水乞靈報德可勝紀乎易曰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此之謂也遂遷公殿中侍御史京東和糴使逮於斯任豈惟執憲簡頒鹽政必將秉造化應鼎之和羹人皆望焉神所勞矣濯客自東鄙觀藝而來美精

誠之動天多築護之盡力輒採聞見題於樂石庶丕績不朽與池始終時建中二年秋八月記

吳頌

頌肅宗代宗時人

代郭令公謝男尚公主表

臣某言伏奉某月日恩制授臣男曖試殿中監駙馬都尉尚昇平公主聖慈曲被焜耀私門揣分慚恩以榮以懼臣本寒素愧非閥閱幼男弱稚又乏義方陛下以臣備位台司服勤王室特收賤族許以國姻宗黨生光室家同慶門



開魯館地列沁園事出非常榮加望外恩深義重何以克  
堪靡軀粉骨不知所報無任感戴受恩之至

史延

延大厯九年進士

漢武帝齋宮產靈芝賦

武皇帝慕軒后之風儲思幽通叶珍符於瑞牒產靈芝於  
齋宮太一清精元君降衷色奪兼金發靈姿以溫潤質逾  
美玉浮真氣以蔥龍原夫帝在華帳儼於仙杖睿思邈以  
沖寂神心宵其相向髣髴受釐肅其冥貺非煦育之所致

乃精神之潛暢挺茲三秀表信乎三元之符擢此九莖期  
爾於九垓之上異屈軼之致用類朱英之爲狀足表天威  
與地生或揚臣和而君唱是知至精潛運神物昭彰靈液  
潛通願生乎枯木貞石神心幽贊故出此閼殿神房冠庶  
草以爲貴故有時而發祥信稟質以津澤非本媚乎馨香  
豈比夫楚水之空嘉萍實仙宮之獨貴元霜懿夫道心虛  
澹我則無味以元感化象貴形我乃無根而效靈是用拔  
奇瑤砌標異彤庭紫蓋與祥雲允合朱莖將火德相冥秀  
射猗蘭之室光連雲母之屏煥國典而永昭歌頌徹元風

而不耀德馨彼丹甌呈豐器車表德潛美巖野挺芳幽側  
曷比夫耀甲乙之帳赫矣朱榮結天地之精混然剛克異  
朝菌之爲體同夜光之非飾含聖澤以成春體正陽而稟  
色是知人心告虔珍物効焉將會昌於羣帝必功格於上  
元且神之符則受此靈草神之會則降彼真仙苟獲符而  
爲約與降質而相懸大寶在乎皇極真居本乎丹田苟溺  
異以趨怪顧汨聽而表年彼乘嶠而求靜此執迷而徵聖  
徒有托於齋祈信無裨於性命觀芝宮兮緬爾倏隙駟以  
奔競庶歸元化之門小彼炎皇之慶

鄭轅

轅大厯九年進士

指佞草賦

以靈草無心有  
佞必指爲韻

旒宸肅誠天地降靈蓋臣咸造屈軼生庭翠影如植皇心  
以寧暑屏寒生感蕙蒲之代謝日來月往異冀莢之飄零  
烏奕元造誕生厥草表忠蹇之不遲懼壬佞之何早宵承  
湛露密葉如傾晝偃薰風纖莖若埽猗那且都歌詠難模  
其生也則一其道也乃殊育於軒階其指或有生於聖代  
其用則無是靈草之無心以聖人爲之心對危行而不侮

覲巧言而則侵榮乎砌陰實爲龜爲鏡肅我皇度式如玉  
如金冠卉之首繇代曠有茅三脊之可封芝九莖而延壽  
曷若茲草之盛莫之與並類貂蟬之性潔均獬豸之質勁  
得詩人之無邪行孔門之遠佞於鑠屈軼邈乎迴出遇唐  
復生應時作實經百王而影戢厯千祀而宥密如執法之  
不回奉直道而自必所以野退宵人朝多髦士同魚水之  
合契絕蟬螫之莫指封思齊於大夫名可比於君子謝有  
香之蘭蓀惡無言之桃李

黎幹

幹戎州人待詔翰林累擢諫議大夫封壽春公遷京兆尹  
改刑部侍郎德宗立坐前與宦者特進劉忠翼陰謀東宮  
事覺除名長流賜死藍田驛

### 十詰十難

集賢校理潤州別駕歸崇敬議狀及禮儀使判官水部員  
外郎薛頌等稱禘謂冬至祭天於圜丘周人則以遠祖帝  
嚳配今欲以景皇帝爲始祖配昊天於圜丘臣幹詰曰國  
語曰有虞氏夏后氏俱禘黃帝商人禘舜周人禘嚳俱不  
言祭昊天於圜丘一也詩商頌曰長發大禘也又不言祭

昊天於圜丘二也詩周頌曰雍禘太祖也又不言祭昊天於圜丘三也禮記祭法曰有虞氏夏后氏俱禘黃帝殷人周人俱禘嚳又不言祭昊天於圜丘四也禮記大傳曰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又不言祭昊天於圜丘五也爾雅釋文曰禘大祭也又不言祭昊天於圜丘六也家語云凡四代帝王之所郊皆以配天也其所謂禘者皆五年大祭也又不言祭昊天於圜丘七也盧植云禘祭名禘者帝也事尊明禘故曰禘又不言祭昊天於圜丘八也王肅云禘謂於五年大祭之時又不言祭昊天

於圜丘九也郭璞云禘五年之大祭又不言祭昊天於圜  
丘十也臣幹謂禘是五年宗廟之大祭詩禮經傳文義昭  
然今畧舉十詰以明之臣惟見禮記祭法及禮記大傳商  
頌長發等三處鄭元注或稱祭昊天或云祭靈威仰臣精  
詳典籍更無以禘爲祭昊天於圜丘及郊祭天者審如禘  
是祭之最大則孔子說孝經爲萬代百王法稱周公大孝  
何不言禘祀帝嚳於圜丘以配天而反言郊祀后稷以配  
天是以五經俱無其說聖人所以不言輕議大典亦何容  
易猶恐不悟今更作十難其一難曰周頌雍禘祭太祖也



鄭元箋云禘大祭太祖文王也商頌云長發大禘也元又箋云大禘祭天也夫商周之頌其文互說或云禘太祖或云大禘俱是五年宗廟之大祭詳覽典籍更無異同惟鄭元箋長發乃稱是郊祭天詳元之意因此商頌禘如大傳云大祭如春秋大事於太廟爾雅禘大祭雖云大祭亦是宗廟之祭可得便稱祭天乎若如所說大禘即云郊祭天稱禘即是祭宗廟又祭法說虞夏商周禘黃帝與魯大傳不王不禘禘上俱無大字元何因復稱祭天乎又長發文亦不歌魯與感生帝故知長發之禘而非禘魯及郊祭天

明矣殷周五帝之大祭羣經衆史及鴻儒碩學自古立言  
著論序之詳矣俱無以禘爲祭天何棄周孔之法言獨取  
康成之小注便欲違經非聖誣亂祀典謬哉其二難曰大  
傳稱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諸  
侯及其太祖者此說王者則當禘其謂祭法虞夏殷周禘  
黃帝及嚳不王則不禘所當禘其祖之所自出謂虞夏出  
黃帝殷周出帝嚳以近祖配而祭之自出之祖旣無宗廟  
即是自外至者故同之天地神祇以祖配而祀之自出之  
說非但於父在母亦然左傳子產云陳則我周之自出此

可得稱出於太微五帝乎故曰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謂也及諸侯之禘則降於王者不得祭自出之祖只及太祖而已故曰諸侯及其太祖此之謂也鄭元錯亂分禘爲三注祭法云禘謂祭昊天於圜丘一也注左傳稱郊祭天以后稷配靈威仰箋商頌又稱郊祭天二也注周頌云禘大祭大於四時之祭而小於祫太祖謂文王三也禘是一祭元析之爲三顛倒錯亂皆率胸臆曾無典據何可足憑其三難曰虞夏殷周已前禘祖之所自出其義昭然自漢魏晉已還千餘歲其禮遂闕又鄭元

所說其言不經先儒棄之未曾行用愚以爲錯亂之義廢  
棄之注不足以正大典其四難曰所稱今三禮行於代者  
皆是鄭元之學請據鄭學以明之曰雖云據鄭學今欲以  
景皇帝爲始祖之廟以配天復與鄭義相乖何者王制云  
天子七廟元云此周禮也七廟者太祖及文武之祧與親  
廟四也殷則六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也據鄭學夏不以  
鯀及顓頊昌意爲始祖昭然可知也而欲引稷契爲例其  
義又異是爰稽邃古洎今無以人臣爲始祖者惟殷以契  
周以稷夫稷契者皆天子元妃之子感神而生昔帝畧次

妃簡狄有娥氏之女吞元鳥之卵因生契契長而佐禹治水有大功舜乃命契作司徒百姓既和遂封於商故詩曰天命元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此之謂也后稷者其母有邠氏之女曰姜嫄爲帝嚳妃出野履巨跡歆然有孕生稷稷長而勤於稼穡堯聞舉爲農師天下得其利有大功舜封於邠號曰后稷唐虞夏之際皆有令德故詩曰履帝武敏歆居然生子即有邠家室此之謂也舜禹有天下稷契在其間量功比德抑其次也舜受職則播百穀敷五教禹讓功則平水土宅百揆故國語曰聖人之制祀也功施

於人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契爲司徒而人輯睦稷勤百穀而死皆居前代祀典子孫有天下得不尊而祖之乎其五難曰旣遵鄭說小德配寡遂以后稷只配一帝尚不得全配五帝今以景皇帝特配昊天於鄭義可乎其六難曰眾難臣云上帝與五帝一也所引春官祀天旅上帝祀天旅四望旅訓眾則上帝是五帝臣曰不然旅雖訓眾出於爾雅及爲祭名春官訓陳注有明文若如所言旅上帝便成五帝則季氏旅於泰山可得便是四鎮耶其七難曰所云據鄭學則景皇帝親盡廟主合祧却欲配祭天地錯

亂祖宗夫始祖者經綸草昧體大則天所以正元氣廣大  
萬物之宗尊以長至陽氣萌動之始日俱祀於南郊也夫  
萬物之始天也人之始祖也日之始至也掃地而祭質也  
器用陶匏性也牲用犢誠也兆於南郊就陽位也至尊至  
質不敢同於先祖禮也故白虎通曰祭天歲一何天至尊  
至質事之不敢褻黷故因歲之陽氣始達而祭之今國家  
一歲四祭之黷莫大焉上帝五帝其祀遂闕怠亦甚矣黷  
與怠皆禮之失不可不知夫親有限祖有常聖人制禮君  
子不以情變易國家重光累聖厯祀百數豈不知景皇帝

始封於唐當時通儒議功度德尊神堯克配彼天宗太宗以配上帝神有定主爲日已久今欲黜神堯配合樞紐以太宗配上帝則紫微五精上帝佐也以子先父豈禮意乎非止神祇錯位亦以祖宗乖序何以上稱皇天祖宗之意哉若夫神堯之功太宗之德格於皇天上帝臣以爲郊祀宗祀無以加焉其八難曰欲以景皇帝爲始祖旣非造我區宇經綸草昧之主故非夏始祖禹殷始祖契周始祖稷漢始祖高帝魏始祖武皇帝晉始祖宣帝國家始祖神堯皇帝同功比德而忽昇於宗祀園丘之上爲昊天匹曾謂



園丘不如林放乎其九難曰昨所言魏文帝不以武帝操  
爲始祖晉武帝炎以宣帝懿爲始祖者夫孟德仲達者皆  
人傑也擁天下之強兵挾漢魏之微主專制海內令行草  
偃服袞冕陳軒懸天子決事於私第公卿列拜於道左名  
雖爲臣勢實凌君後主因之而業帝前王由之而禪代子  
孫尊而祖之不亦可乎其十難曰所引商周魏晉旣不當  
矣則景皇帝不爲始祖明矣我神堯拔出羣雄之中廓清  
隋室拯生人於塗炭則夏虞之勲不足多成帝業於數年  
之間則漢祖之功不足比夏以大禹爲始祖漢以高帝爲

始祖則我唐以神堯爲始祖法夏則漢於義何嫌今欲革  
皇天之祀易太祖之廟事之大者莫大於斯曾無按據一  
何寡陋不愧於心不畏於天乎以前奉詔令諸司各據禮  
經定議者臣幹忝竊朝列官以諫爲名以直見知以學見  
達不敢不罄竭以裨萬一昨十四日具以議狀呈宰相宰  
相令朝臣與臣論難所難臣者以臣所見獨異莫不騰辭  
飛辯競欲碎臣理鉗臣口剖析毫釐分別異同序墳典之  
凝滯指子傳之乖謬事皆歸根觸物不礙但臣言有宗爾  
豈辯者之流也又歸崇敬薛頤等援引鄭學欲蕪祀典臣

爲明辯迷而不復臣輒作十詰十難援據墳籍昭然可知  
庶郊禘事得其真嚴配不失其序皇靈降祉天下蒙賴臣  
亦何顧不蹈鼎鑊謹敢聞達伏增悚越

姜公輔

公輔愛州日南人第進士補校書郎制策異等授右拾遺  
爲翰林學士從德宗幸奉天擢諫議大夫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罷爲左庶子改右庶子終吉州刺史憲宗時贈禮部  
尚書

白雲照春海賦

以鮮碧空鏡  
春海爲韻

白雲溶溶搖曳乎春海之中紛紜層漢皎潔長空細影參  
差匝微明於日域輕文燐亂分炯晃於仙宮始而乾門闢  
陽光積乃縹渺以從龍遂輕盈而拂石出穹巒以高翥跨  
橫海而遠撫故海映雲而自春雲照海而生白或杲杲以  
積素或沉沉以凝碧圓虛乍啟均瑞色而周流蜃氣初收  
與清光而激射雲信無心而舒卷海寧有志於潮汐彼則  
澄源紀地此乃泛跡流天影觸浪以時動形隨風而屢遷  
入洪波而並曜對綠水而相鮮時維孤嶼冰朗長汀雲淨  
辨宮闕於三山總妍華於一鏡臨瓊樹而昭晰覆瑤臺而

紫映鳥頡頏以追飛魚從容以涵泳莫不各得其適咸悅  
乎性登夫爽塏望茲雲海雲則連景霞以離披海則蓄玫  
瑰之翠彩色莫尚乎潔白歲何芳於首春惟春色也嘉夫  
藻麗惟白雲也賞以清貞可臨流於是日縱觀美於斯辰  
彼美之子顧曰無倫揚桂檝擢青蘋心遙遙於極浦望遠  
遠乎通津雲兮片玉之人

闕

對直言極諫策

問朕聞古之善爲國者未嘗不求正士博採直言勤而行  
之輔成教化者也朕臨御日淺政理多闕每期忠義切投

藥石子大夫戢翼藏器思奮俟時今啟乃沃子當有犯而  
無隱朕竊不自揣敢慕前王上法義軒下遵堯舜還已散  
之淳樸振將頽之紀綱使禮讓興行刑罰不用而人猶輕  
犯吏尚循私爲盜者未奔不仁者未遠豈臣非稷契而致  
是乎爲君謝禹湯使之然也設何謀而可以西戎即叙施  
何化而可以外戶不扃五諫安從三仁誰最周昌比漢高  
於桀紂劉毅方晉武於桓靈但見含容兩無猜怒故君不  
失聖臣不失忠子旣其儔應詳往行四賢優劣佇辨深疑  
在於朕躬所有不逮條問之外委悉書之必無面從以重

不德

對臣聞堯舜之馭寓也以至理理萬邦以美利利天下百姓猶懼其未化也萬邦猶懼其未安也乃復設謗木詢讜議不敢滿假不敢荒寧伏惟陛下元德統天文思居業慎重光之不緒返淳古之休風光啟憲章疇咨管蒯錫臣之策思以啟沃臣狂簡不知化源謹昧死稽顙輒陳愚慮制策曰朕竊不自揣敢慕前王欲上法羲軒下遵堯舜還已散之淳朴振將頹之紀綱使禮讓興行刑罰不用而人猶輕犯吏尚循私爲盜者未奔不仁者未遠豈臣非稷契而

致是乎爲君謝禹湯使之然也大矣哉陛下之言乎臣聞禹稱善人不善者遠矣伏見陛下徵隱逸於空山拔夔龍於下位聘名士禮賢者善無欲之徒發惟新之詔使吏肅人悅法明令張而猶曰君謝禹湯臣非稷契此陛下讓之至也臣何敢間焉夫中於道者易以興化失其道者難以從宜事爽其分則一毫以乖事審其分則殊途同歸計歲者非一時而可用致理者非一日而成功但立法於制事之初望化於經年之外使損益鑒於興替寒暑漸於春秋何憂不均理於義軒同光於堯舜制策曰設何謀而可以



西戎即叙施何術而可以外戶不扃者陛下孚惠心和戎狄相彼君長解辦戶庭應以地僻遐荒未知聖造伏以戎狄輕而寡信貪而無親視邊戍申嚴則請通國好覩疆場無備則屢起貪心固難可以禮義和難可以恩澤撫取今之要莫過於智將悍卒設險邊隅臣伏以陛下且以恤下爲心不以西戎爲慮今請制其邊兵有常數邊將有常務分其土而居之給其家而業之因其業也而爲之城池因其將也而爲之牧守又申嚴其令使獲虜馬者賞以馬使獲虜羊者賞以羊人皆固業戰自力倍則可少安今積甲

日深興戎歲廣黎人抗弊未可勤師伏望利物之原息人之道使廣庶類農桑以時宏濟濟之士於朝盛洋洋之化於野使其來也慕斯文物之盛居其邊也杜其利欲之求然後欸塞而可即叙矣夫姦邪生於豪傑廉恥生於禮義禮義立孰有不恥且格乎衣食足孰有背義趨利者乎臣以爲遂其富利之業申其仁義之利則外戶不扃矣制策曰五諫安從三仁誰最者夫諫者以諷爲先亂國非無直言也直言不用故詔諛勝矣理國非無詔諛也詔諛不用則直言勝矣時逢否閉仲尼或守其主文今日昭明微臣

請從其直諫臣之職也敢二事乎昔商紂不君虐棄天物  
三仁弼諫藩捍宗彝退八百之師抑三分之衆均其憂亂  
俱可稱仁較其持危或非同德比干知死亡之義且曰陷  
君微子去父母之邦或云智免進退不失其正在於太師  
乎制策曰周昌比漢高於桀紂劉毅方晉武於桓靈俱見  
舍容兩無猜怒故君不失聖臣不失忠子旣其傳應詳往  
行四賢優劣佇辨深疑臣聞君明則臣直二聖以乘時開  
國參佐昌圖二臣以委質造邦克扶興運開忠讜之路成  
不諱之朝固擬議失倫比方不忤將以感君之未寤致理

於昇平絕好惡之門傳和睦之代名高終古傳在策書魏  
魏三代斯爲盛美臣素無學術謬竊對歎若變其微斯言  
之玷使臣以禮晉武寧劣於漢高鼓怒抗辭周昌不優於  
劉毅制策曰在乎朕躬有所不逮條問之外委悉書之必  
無面從以重不德者臣固凡陋越在側微仰天地之大全  
空忻化育體陰陽之廣運每荷陶甄豈意聖詔薦臨猥垂  
下問心慮隕越夏蟲不覩於春冰曲士寧知於天道欲申  
微素進退憂惶伏見陛下以道生成以德覆載賞以春夏  
刑以秋冬捐金玉於江湖反珍奇於藪澤委符瑞爲草莽

用忠良爲靈慶臨羣下以正德惠兆人以厚生誠太平之道也刑措之漸也臣不勝其忭願陛下俯仰必於是寤寐必於是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抑臣以爲知終終之可以存義者其惟聖人乎伏惟陛下終之臣不勝葵藿傾心之至謹對

董晉

晉字混成河中虞鄉人明經及第肅宗幸彭原上書行在授校書郎翰林待制厯太常少卿左金吾將軍德宗朝遷左金吾衛大將軍改尚書左丞復拜太常卿貞元五年以

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九年罷爲禮部尚書檢校  
左僕射兼宣武節度營田汴宋觀察使十五年卒年七十  
六贈太傅諡恭惠

冠冕制論

古人服冠冕者動有佩玉之響所以節步也禮云堂上接  
武堂下布武至恭也步武有常君前之禮進趨而已令或  
奔走以致顛仆非恭慎也在式朝官皆是綾袍袂五品已  
上金玉帶取其文彩畫飾以奉上也是禹惡衣服而致美  
乎黻冕君親一致昔尚書郎舍香萊子彩服皆此義也服

絕縵非制也

義陽王李公德政碑記

唐之元臣曰義陽郡王抱真字太元皇開府儀同三司涼州都督河蘭鄯廓瓜沙甘肅九州大總管申國公修仁之元孫開府儀同三司左武衛大將軍永之曾孫兵部尚書懷恪之孫贈太子太保齊管之子蓄河岳之秀叢祖考之慶克生鴻才以左元后殊勲茂績可得而稱也公體仁執中抱素專直威厲霜雪氣凌雲霓沉毅足以建功寬裕足以安眾召公相武之智申伯翊宣之籌尚父六韜之奇夷

吾九合之業未及弱冠公皆達之果爲從父兄故相國抱  
玉所重期以遠大薦於肅宗授汾州別駕僕固懷恩之平  
史盜也伐虔劉之功恣暴虐之性不率朝典潛懷異圖公  
髮衝危冠憤激忠節間道詣闕潰其奸謀而渠魁疾顛汾  
潞底定代宗嘉之拜殿中少監永泰初又兼御史中丞充  
陳鄭懷澤潞等五州節度留後恩光潯及輝耀當時謙不  
奉詔累有陳說上大器之改澤州刺史兼侍御史充節度  
副使巡內五州都團練使澤人忻忻如戴父母公虔奉聖  
旨崑精吏職一年而流民復田壤闢二年而軍給人阜風



俗淳乂時屬散卒聚鐘鼓山肆其猖狂逞其驅劫議者請  
兵逐之公謂之曰夫人稟元和以生奉五常以立無不思  
順無不懼逆理亂之道實由於政政和則禮讓興仁義著  
政否則刑罰滋盜賊起使其叛亂是德之不修也姑務自  
咎豈可加兵乃申以禍福之門引以開泰之路投戈箠矢  
塵簸巖蕩撫勞加等仁風載揚遂遷懷州刺史澤人去思  
之憤凝爲愁雲懷人來蘇之慶霈若霖雨爲政未幾懷亦  
如澤焉天子寵文公之能旌龔遂之美以節度使司徒公  
備戎於西乃授檢校秘書監兼侍御史權知行軍司馬充

澤潞節度支度營田觀察處置使留後仍知潞州大都督府事公以殊恩寄任留務浩穰徘徊化源獨與心計乃約故實財成庶政禁暴以安物薄賦以養農省徭以息孤惻均調以資士卒孝弟聞於鄉黨學校興於里閭刑戮廢於戎行鞭扑弛於官署闔境之內不日而教化焉建中元年特授節制并廉察本道兼領潞州大都督府長史練勤王之師修守土之備內勸耕食外揚威武布大君之誠以睦藩鎮導聖朝之化以釋危疑由是上澤德以下流下情得以上達君臣無間臻於太和公之力也屬軍戎之後蟲旱

爲災公請罪神祇憂見於色精感而飛蝗越境誠懇而霖  
雨應期稼穡獲全異於他郡古之循吏何以加焉公前後  
厯官一十八政再爲御史中丞尚書常侍三領郡守一登  
亞相兩踐端揆封義陽郡王食實封六百戶命爲承弼同  
平章事俾平水土兼領司空量宏而深智達而朗常執謙  
而驚寵不求援以取貴起題輿登補袞簡自皇極鬱爲元  
臣非德及蒼生忠貫白日則何以臻此潞之緇黃耆艾詣  
闕陳情願勒貞石帝嘉乃誠詔門下侍郎平章事董晉撰  
文以昭其功銘曰

皇矣上帝降祚有唐蘊粹孕靈克生義陽明明天子賢能  
是獎乃命義陽鎮於上黨烈烈義陽惟國之楨屹若崇山  
隱如長城用極於正性根於忠英風外馳明謨內融王度  
克遵惠此罷人以德代刑散澆爲淳軍以威兇雄以定懾  
恢振皇綱輔弼天業帝曰抱真允文允武俾登鼎鉉錫之  
茅土名高方召道冠申甫刊石紀功用駕終古

王紹

紹字德素本名純避憲宗諱改焉自太原徙京兆之萬年  
累官戶部尚書順宗立轉兵部出爲東都留守元和初檢

校尚書右僕射爲武寧軍節度使復拜兵部尚書卒年七十二贈右僕射諡曰敬

請禁私藏錢奏

伏以京都時用多重見錢官中支計近日殊少蓋緣比來不許商人便換因茲家有滯藏所以物價轉高錢多不出臣等今商量伏請許令商人於三司任便換見錢一切依舊禁約伏以比來諸司諸使等或有便商人錢多留城中逐時收貯積藏私室無復通流伏請自今已後嚴加禁約